

山东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

---

姓名：王元晓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外国哲学

---

指导教师：张全新

---

20080520

## 中文摘要

时间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对时间问题的反思中,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在这个人类的希望和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意义。奥古斯丁对时间问题进行的探索。对古希腊时间观念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来源于《忏悔录》第 11 章对时间的思索和别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思考。

**理论意义:**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在他的整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在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哲学家也有重要的启发,在他之后的安瑟伦,康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罗素,柏格森受其影响或者启发。完全可以说,不理解奥古斯丁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和内在精神。

**现实意义:**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追问,即对生活中对待时间的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时间观的变革,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时间观的每次变革,都会带来宇宙观甚至存在论的变革。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引起了康德之后所以试图认真对待时间问题的大哲学家的认真对待,他对时间观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奥古斯丁 时间观 忏悔录 改革

**分类号:** B503

## Abstract

The time question is one of near modern West philosophy core questions, in to time question reconsidering in, traces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source. The understanding is the path carries on the thorough introspection to the time to our civilization and our life style the best path. In this humanity's hope and crisis similarly huge time, to time question reconsidering not only then pure academic significance. Augustine exploration which carries on to the time question. Ha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the ancient Greece time idea trans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Originates in "Confession Record" the 11th chapter to the time thinking and other scholar to this question view and the ponder.

**Theory significance:** Augustine this thought holds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in his entire system, he through to time closely examining, changed the ancient Greece person's traditional time view, the time in is not class of the external physical, but is our ideology extension. His this thought also has the important inspiration to the later generation philosopher, after him peaceful Chinese zither roentgen, Kant, Heidegger, Hussell, Bai Gesen its influence or inspiration. Definitely may say that, did not understand Augustine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Western thought the basic trend with the intrinsic spiri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ugustine time view closely examining, namely the treatment time manner has the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life in, this time view transformation, caused time itself to become a philosophy question, and was the philosophy cuts into other questions a basic question. Time view each time transformation, can bring the worldview even ontology the transformation. After Augustine time view transformation has caused Kant therefore attempts the big philosopher's earnest treatment which treats the time question earnestly, he has the influence profound groundbreaking significance to the time view trans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history.

**Key words:** Augustine concept of time Confessions reform

**Category number:** B503

##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元晓

导师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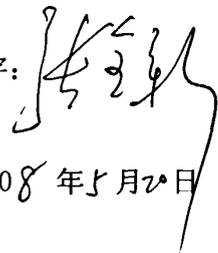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元晓

导师签字：



签字日期：2008年5月20日

签字日期：2008年5月20日

## 前 言

“时间是什么？”古往今来，这个问题始终是人们思考的对象。乍一看，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因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时间，度量时间，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问题更平常更熟悉了。然而，一旦仔细思考，却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时间问题是哲学史上最为深奥的问题之一，常人以为熟悉，而这人却为之绞尽脑汁。奥古斯丁作为早期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著作卷帙浩繁，其中《忏悔录》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忏悔录》第十一卷，奥古斯丁具体阐释了他对时间问题的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他是对时间问题进行探索的第一人。他对时间问题的阐述，给时间思想发展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奥古斯丁是漫长的中世纪中卓越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和千年后的阿奎那是中世纪思想的双塔。他虽然是欧洲思想史上的大师，但他却生长在非洲。他曾经是摩尼教的忠实信徒，但却没有遵守禁欲的严格生活，他不但曾经声色犬马，而且还有情人和私生子。他皈依了基督教之后，虽然以犀利的辩才和广博的知识捍卫了基督教免受其他宗教和教内“异端”的攻击和瓦解，但却始终处在激烈的心灵和智慧的斗争中。罗素提到：“在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忏悔录》第十一卷是最好的纯粹哲学作品。”<sup>[1]</sup>同时罗素说道：“圣奥古斯丁提出的主观主义使他成为康德时间论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先驱，他作为哲学家的地位是突出的。”<sup>[2]</sup>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历史引入哲学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而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有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而对于哲学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则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sup>[3]</sup>

### 研究现状

#### 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点

我国对奥古斯丁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改革开放后，在

1984年和1987年出版了“奥古斯丁”评传，90年代初有唐逸在作中世纪研究时介绍到奥古斯丁思想，其后赵敦华在其《基督教哲学1500年》中为奥古斯丁辟有专章。进入21世纪，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奥古斯丁是中世纪的思想代表，它是早期基督教哲学的集大成者，近来出版了第一部关于奥古斯丁的研究论著，周伟驰的《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开了先河。

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张荣撰文《创造与伸展：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指出，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受到了后世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奥古斯丁时间观当中同时存在着的两个向度，即“永恒上帝的创造”和“心灵的伸展”。文德尔班因为只确认了奥古斯丁时间观当中的“心灵向度”，因而他称奥古斯丁哲学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而吉尔松因为只强调了“上帝的创造”的向度而视奥古斯丁哲学为“皈依的形而上学”。作者指出，实际上这两个向度不仅不可分割，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制约关系。具体而言，“上帝的创造”规定着“心灵的伸展”，由此时间的起源得以阐明；同时，“心灵的伸展”反映了“上帝的创造”，由此时间的存在和本质得以说明。

所不同的是，黄裕生的论文《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变革及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意义的问题上。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和历史引入哲学从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自奥古斯丁起，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全善以及上帝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在哲学的层面上，这一时间观变革使时间成了一个哲学问题，一个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根本问题。

## 选题意义

### 1、理论意义

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在他的整个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在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哲学家也有重要的启发，在他之后的安

瑟伦，康德，海德格尔，胡塞尔，罗素，柏格森受其影响或者启发。完全可以说，不理解奥古斯丁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思想的基本走向和内在精神。

## 2、现实意义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追问，即对生活中对待时间的态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时间观的变革，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时间观的每次变革，都会带来宇宙观甚至存在论的变革。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引起了康德之后所以试图认真对待时间问题的大哲学家的认真对待，他对时间观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意义。

中世纪哲学史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而且难度相当大，其中包括拉丁语言的限制以及因为文化心理差异而造成的隔膜。但是中世纪绝不是我们以前简单地从启蒙时代接受过来的观念所描述的那样“蒙昧”和“黑暗”，这段时期也绝不可以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当中所说的那样穿上七里靴跨越过去。中世纪哲学不仅承接了古希腊的传统，而且还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和解题思路。因此，目前汉语世界在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的不足和欠缺对我们构成了机遇和挑战。

## 3、哲学历史地位

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会最伟大而有创见的思想家、最有影响的大师，他反对裴拉鸠斯派的学说。他的体系讨论了当代最重要的神学和哲学问题，阐释了一种基督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达到教父思想的顶峰，成为此后几个世纪基督教哲学的指南。奥古斯丁的观点对中世纪哲学、宗教改革时期和近代的基督教神学都有影响。

## 4、本文创新之处

选题角度比较新颖，挖掘了奥古斯丁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又被忽视的问题。

奥古斯丁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却茫然不解了。”<sup>[4]</sup>博尔赫斯说：“时间是唯一重要的。”<sup>[5]</sup>柏格森更明确表示，时间是形而上学的关键问题。

时间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对时间问题的反思中，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

底反省的最佳道路。在这个人类的希望和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意义。奥古斯丁对时间问题进行的探索。对古希腊时间观念的变革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时间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或哲学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时代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示了文化变迁的奥秘。

当代科学和当代哲学都在不约而同的重新发现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时间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或哲学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时代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示了文化变迁的奥秘。当代思想家们对时间问题的关注和执着,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我们时代正在经历着的变化。弗朗西斯·培根说过,时间是最伟大的改革者。在西方思想史上,伟大的时间反思者均处在文化演进的转折点上。时间在文化的交汇与冲突之处神秘地浮现出来,预示着旧的毁灭和新的降生,预示着对传统的反叛同时又是对传统的革新。公元4世纪,正当新兴的基督教文化意欲取代希腊文化的时候,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深沉而痛苦地思考时间的本质问题,他的“时间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已成千古绝句。基督教文化以其线性时间观取代希腊的循环时间观,规定了整个西方文明新的走向。历史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和发展演化的观念这些启蒙运动高扬的旗帜,只有在线性时间观中才有可能。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实现了自希腊文明以来时间观念的一次大转折。近世以来,就在科技文明昌明鼎盛的19、20世纪之交,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明确地树起了“突出时间”的大旗,反对机械(力学)自然观对时间的空间化,强调绵延作为真正时间的整体性与创造性,为人的自由意志,为生命的进化和创造力提供依据。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通过将时间引入存在,将时间作为存在问题得以澄明的境域,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批判,使哲学进入一个新时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西方的思想传统得以尽早暴露其局限性。当代的时间再发现运动,实质上是对近代科技的一种控诉。近代科学将时间空间化,取消真正的时间。然而,在对时间问题的反思中,我们将近代科学的本质追溯到了希腊,追溯到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对时间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在这个人类的希望与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

意义。

本文分三部分。

### （一）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哲学史渊源

在这一部分对古希腊时间概念进行了概略考察,追溯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对时间的反思,直到中世纪奥古斯丁对时间重新考察。遵循着由内到外在向上的发展理路,探讨了哲学史上对时间的认识及其时间和时间性在永恒的关系中的对立和统一。

指出奥古斯丁对古希腊传统时间观的超越。

### （二）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主要内容

在本部分指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 11 卷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和发出对时间的追问。首先指出了时间观包括的几个问题包括存在与否。时间定义及其时间怎样是。其次指出其时间观包括的两个向度。一个是创造的向度。奥古斯丁从创世和永恒的出发,论及世界连同心灵的受造性及其在时间中的存在。追问时间的本质必须从寻找永恒为前提步骤。另一个向度是心灵延展。时间是思想的延展。指出时间的内在化。

### （三）奥古斯丁时间观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

奥古斯丁的提问不只在中世纪产生了影响,同时对后来的康德、海德格尔、柏格森和胡塞尔影响巨大。而这些哲学家对当代的影响深远。奥古斯丁基本上完成了对时间观的变革。对时间的内在化捍卫了现象世界的真实性。主要是为了捍卫上帝的绝对自由。康德是为了捍卫人的自由而把时间内在化。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内在化变革从物理存在移入生命存在。这正是奥古斯丁时间学说的意义所在。

## 奥古斯丁的生平简介

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 当时北非已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先后在家乡及北非的马都拉、迦太基攻读文法和雄辩术, 后又在北非一带、罗马及米兰教授雄辩术。很早接触希腊哲学, 其间曾信奉过摩尼教, 迷恋过占星术, 但最终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他返回北非, 在希波城升为神甫, 后升为该城主教, 最后病逝于希波, 史称希波的圣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生活在古罗马帝国的晚期, 这正是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思想的碰撞时代, 是西方文明重大的转折期。奥古斯丁完成了时代的托付, 他使基督教信仰经受了希腊哲学的挑战, 使信仰本身获得了系统化的形式, 为基督教哲学奠定了基础。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 《忏悔录》, 《上帝之城》, 《论三位一体》等。

据考证, 《忏悔录》写于 400 年前后, 即奥氏升任主教之后不久。全书共十三卷, 有学者认为, 以第十卷为分界, 可将之分为两部分, 前十卷是对自己思想历程的回顾, 后三卷是其神学思考。

对中世纪西方教会影响最大的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 年生于努米底亚 (现代阿尔及利亚 Algeria) 的塔迦斯特 (Tagaste), 父母是非洲罗马化了的柏柏尔人 (Berber)。他从小跟他虔诚的母亲摩尼加 (Monnica) 学习基督真道, 但是迟至 387 年才受洗。据他在《忏悔录》中所说, 是因为他长期在宗教和哲学上寻求的缘故。

他极富他那个时代的文学修养 (希腊文除外), 还在迦太基教修辞学。373 年他读了西塞罗的一部著作, 爱上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不过他对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 ‘野蛮行为’ (例如灭绝迦南人的记事) 感到嫌厌。他成了摩尼教的信徒。摩尼教是一种二元论的神学, 鼓励苦修和对基督绝对虔诚。他信摩尼教有九年之久, 后来开始怀疑, 因为他不相信人能用理智方法证明真理。

寄望幻灭之后, 他前往罗马。在那里, 他有一阵子与 ‘经院派哲学家’ (Academics) 一样找不到一切事物的必然性而痛感失望, 甚至被诱去追求享乐主义者寻求的欢乐。但在 384 年, 他出任米兰皇室修辞学教师, 受到安波罗修主教和新柏拉图主义 (Neoplatonism) 观念的影响, 去除了他乖离正统信仰的障

碍。

从安波罗修那里他发现基督信仰动人心弦，也富智慧，又明白了旧约里那些他认为难解释的野蛮行为的记载可以当比喻来处理。新柏拉图主义者揭示了上帝精神的完美，人通过内在的反省可以获得真知和远见。奥古斯丁逐渐相信，日夜萦绕他脑际的罪恶之因，是因为缺乏善，而非像摩尼教所说的恶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他现在遇到一个大难题，他得放弃‘肉欲’和‘俗世’。十多年来，他有一个结发妻子，又有高官厚爵在等他(这一定能叫母亲摩尼加开心)，他现在得像安多纽或者威克多林一样，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奋斗，去克服那个老我，来战胜放下世界、归向基督的大挑战。他在米兰的一个花园里读到《罗马书》13: 13-14 节时，他和世界千丝万缕的牵挂终于完全切断了。

奥古斯丁领洗前退隐加西西阿古姆(Cassiciacum)山庄，在那里和几个同伴利用修行之暇研究基督教哲学。388年，母亲摩尼加死后，他回到非洲，在塔迦斯特成立了一个苦修社团，进行研究和默想。但在391年并非出于自愿地参加了海岸上的希坡(现代安纳他[Annata])教会圣职，396年出任公教主教。此后他的事奉繁多，他是讲道员和教牧、圣餐礼主持者、裁判官，和代祷人、慈善事业的信托人和组织者，同时是一个奋斗不息的公教正统的护教者和多产作家，希坡地方上的半异教公教徒和倔强的多纳徒派，很快把他从一个充满自信的基督教新柏拉图人文主义者，变成一个更根据圣经和以悲观的态度看人性、社会和历史的人。《忏悔录》是他这种新观点的早期的产品，《上帝之城》是比较成熟时期的果实。

奥古斯丁在反对摩尼教的理性主义时，发展了他影响极广的‘能信才能认识’的原则。他自己在许多著作，特别是《三位一体论》中，使用了这个原则。他反对多纳徒派时，坚持教会是一块麦子与稗子杂生的田地，信徒与非信徒一同生长直到收割。他从根本上推翻了多纳徒派的重洗论，他主张主持圣餐礼的是基督自己，因之圣餐礼即使是由不称职的人主持，仍然有效。然而领受圣餐者若不能借圣灵合一，反落在基督的大爱之外，圣餐礼对他也没有什么益处。奥古斯丁还认为向持异见的基督徒施压是正当的，只要是出诸爱心，纳他们入正轨。

411年后，奥古斯丁把注意力放在劫后罗马逃出来的伯拉纠派身上。他在

色勒斯丁质问婴儿洗礼(奥古斯丁将婴儿洗礼纳入教会正规)的理由时才攻击他们。后来西方教会谴责伯拉纠派,大半是奥古斯丁率先领导非洲教会施加压力的结果。受到这些人的激发,他进一步发展出他的若干教义,例如(1)人的堕落和原罪,是人性败坏也是犯罪行为;(2)人的意志要靠上帝的恩典才能挣脱捆绑归向上;(3)他的预定论及上帝至终保守他预定得救的若干数目的人等。

奥古斯丁430年逝世时,亚流派汪达尔人正围攻希坡。生活在解体中的罗马帝国身处惊慌与分裂中,奥古斯丁教导基督徒要忍受充斥邪恶的俗世,寻找天国的安谧。他生活在拉丁基督教发挥创造力时代的末叶,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教会领袖的思想后来都受到他的影响。

## 第一部分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的哲学史渊源

如果从时间的概念史来看,那么可以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经奥古斯丁到康德,这是一个时间逐渐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现象世界的理解发生转变的过程。

### (一) 古希腊时间观追溯

西方传统哲学家把主要的视线投向另外两类时间样式和时间系列,一是自然界的物理时间,二是精神生活中的心灵时间或心理时间,前者是主导方面。重视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或自然哲学家,经常关注前一类时间样式;重视人文、心灵的哲学家或宗教哲学家,则经常关注后一类时间样式。前者发端于亚里斯多德,亚氏前的哲学家包括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虽然也触及到了时间问题,但并未作全面而深入的研讨。后者肇始于奥古斯丁,在奥氏之前,很少有哲人专门研究生活中的心理时间。

就前一时间系列而言,亚氏明确指出:“时间是对运动的量。”意思是说,时间是个自然哲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移的计量。用后来的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时间是物体运动速度的量化。不难看出,物理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物体运动和运动速度的量化时间。西方近代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牛顿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时间观,干脆把时间视为与空间化的物体运动、运动的速度和加速度相联系的计量标准。不过,牛顿不满足于仅仅确认物理世界只具有相对意义的形而下的自然时间和物理时间,他进而提出了形而上的绝对时间。绝对时间是一种永远匀速地进行的时间流程,它是一切物理时间的本源和本体,又是衡量一切物理时间的绝对标准。牛顿前后的自然科学家或物理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哈雷、拉普拉斯等也像牛顿一样只关注物理时间,并持有与牛顿相同或相似的时间观。西方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大多也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比如说,在物质实体涵盖的领域中,笛卡尔关心的只是物体运动中的物理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康德的时间哲学。应当说,康德过问的时间仍然是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他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不同,他认为人的时间观念,物理世界的时间秩序,不来源于经验,也不是人的理性固有的天赋观念,而是来源于先验的即必须在逻辑上预先设定的时间的直观形式,这就是康德创立的时间哲学的先验论或先验的时间哲学。在牛

顿等人的时间观中，物理时间或力学时间并没有固定的方向性，在标志时间的符号之前，加上一个“+”（正号）也罢，或加上一个“-”（负号）也罢，并不影响物理学或力学的时间度量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这就意味着，经典力学中的物理时间是可逆的。物理学家进行物理观测或物理实验，这样的观测和实验可多次重复进行，同时间的箭头毫不相干，它暗示出时间过程同样可以不断重复。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达尔文、拉马克与华莱士创立了生物进化的学说。生物进化过程中，有“时间之矢”，时间有确定的前进方向，与时间相关的生物进化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的。格劳秀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他指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热的运动总是趋向于平衡和无序，“熵”逐渐增大，这个过程有时间之矢，是不可倒逆的。魏格纳创立了“大陆漂移学说”，后人把它发展成“板块结构学说”。魏氏认为，陆地或大陆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地球表面漂移，大陆漂移过程中蕴含的时间流程，既有方向性，又不可逆转、不可重复。地学或地质学对地质年代作出如下划分：从古生代到中生代，再到新生代，地质演变的历史同样有时间之矢，不可逆，不可重复。“宇宙大爆炸”理论所描述的宇宙演化过程，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恒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这些过程都包含着宇宙尺度的时间进程。上述时间进程，当然有时间之矢，在现存的宇宙中同样不可逆转、不可重复。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抛弃了牛顿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时间，对物理学意义的“同时性”作了有别于牛顿的新的阐发。“同时性”不是绝对的，它与光的运行和光速有关，与观察者的参照系或坐标系有关，它只有相对性或相对的意义。

在古希腊，时间被理解为一种“物理时间”：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现成存在者，它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而运动则是理解时间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里把“时间是什么”的问题看作是“时间是运动的什么”的问题，最后则把时间定义为“计算前后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sup>[6]</sup>这一时间定义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时间是一种可由运动得到测量的东西，另一方面，时间贯穿并展示着一切运动。这种时间观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确定了。赫拉克里特说过一句很晦涩的话：“时间是一个玩游戏的儿童，儿童掌握着王权。”<sup>[7]</sup>在他之前的泰利斯也说过另一句同样晦涩的话：“时间是最智慧的，因为它发现一切。”——时间是一个游戏进行者，所以，它虽然不能创造游戏中的一切，但是它却把游戏中

的一切逐渐展现出来；万物就是游戏中的万物，它们只在游戏中才展现出来，因而时间才发现一切，才掌握着王权而是最智慧的。在整个古希腊世界，时间就是这样一种物理时间：它是一种引起万物展现与消失的特殊的物理存在者，即一种自在的物理之流。直到牛顿的绝对时空，还是如此。不过，这中间有一个例外性的怀疑与突破，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时间的思考。

罗素在比较基督教与希腊世界观的差异时指出：“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者和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不是受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相反，圣奥古斯丁像所有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是进行了整顿和安排。”<sup>[8]</sup>可以看出，希腊时间观的特征是由其宇宙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就有什么样的时间观。

Hans Poser 指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和奥古斯丁就是一些规定着中世纪时间反思的思想家，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时间理解为一种本质性的辨别框架。从一开始，时间和时间性在与永恒的关系中就被看作基本的对立一极。这分三个阶段：第一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初始状况；第二是柏罗丁的新解释；第三是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sup>[9]</sup>

首先，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在描述造物主的创世时指出：“制造一个运动着的永恒的影像，于是他在整饬天宇的时候，为那留止于一的永恒造了依数运行的永恒影像，这个影像我们称之为时间。”<sup>[10]</sup>简言之，柏拉图把时间看作是“永恒之运动的形象”。他认为，时间的出现伴随着“天”，即与开始创造宇宙一起出现，宇宙终结时它也结束。柏拉图之于奥古斯丁的意义在于：时间与创造的关系问题被作为主题加以讨论。例如，他说：“天是按照永恒的模式建构的，意在使之尽可能与永恒相似，这个模型是永恒的，所以被创造的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时间中存在。这就是神在创造时间的念头和想法。”<sup>[11]</sup>两段引文中已经隐含奥古斯丁时间问答的两个向度：创造的和心灵的。

亚里士多德为了反对柏拉图的时间观，在《物理学》中把时间看作是“不动的推动者和记数的奴斯”，规定为“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他在运动的范围

内讨论时间。在第四卷中他就把无限制的因而也非受造的时间看成是循环运动中有一定比例结构、可以度量的东西。不过，这还是产生了与永恒的关联，但首先通过天体运动的确立而得以连接，这在《论天》中更明显。

当然，在时间概念的讨论中，对西方思想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发生在从希腊到中世纪的转折关头，这是通过柏罗丁出现的<sup>[7]</sup>。他既不同意柏拉图把时间规定为“永恒的运动形象”的观点，也拒绝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看作是“不动的推动者和记数的奴斯”的观点，而把时间规定为“世界灵魂的运动”。他认为，“时间不可能是运动，因为在时间中不可能有快或慢，而且被度量的不是时间，而只是一个时期”<sup>[12]</sup> 不过，时间也不可能产生于某种绝对静止的东西，而且时间不在世界灵魂之外。在柏罗丁看来，时间是不依赖质料及其运动的。

《九章集》第3卷第7章专门论述时间与永恒问题。柏罗丁认为永恒也是一个派生的概念。“永恒不再是什么基础的东西，而是似乎从基础的东西中流溢出来的。”<sup>[13]</sup>而时间也不是什么永恒的摹本。他解释道：“灵魂首先把自己时间化并作为永恒的替代物而创造了时间，可然后呢，它也使如此形成的宇宙处于时间的桎梏之下……因为既然宇宙是在灵魂中运动——因为除了灵魂外它没有别的运动场所——，那么，宇宙也必定在灵魂的时间中运动。因此，时间就是永恒借助于灵魂的自我运动的产物。”<sup>[14]</sup>

他继续说：“如果我们把时间描述为其运动中由一种生命形式向另一种生命形式过渡的灵魂的生命，那不是很好的说法吗？如果永恒不断地以同一性方式不变和完全无限存在，而时间是永恒的摹本，与我们的宇宙跟来生的关系相适合，那么人们必须在生命的处所那里开始另一种生活。生命具有灵魂的巨大力量。……在灵魂之外不能确定时间，正如在存在者之外很少能确定永恒一样。……时间就在灵魂中与灵魂共在，正如永恒一样。”<sup>[15]</sup>

至此，希腊关于时间的考察已经越来越接近奥古斯丁后来的视野（心灵的伸展）了。在时间问题上，从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到柏罗丁再到奥古斯丁，遵循了自外而内再向上的发展理路。柏罗丁有句名言：“控制就是时间，宇宙在时间中。”“时间本身不是尺度。……就其本质而言，时间并不以度量为目的，它是非-尺度。宇宙的运动就是度量时间的尺度，时间不是运动的尺度，由于其本质，而只是附带性的”<sup>[16]</sup>

以上是我们对希腊时间概念所作的一个概略考察。

## （二）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形成

希腊哲学的时间观念已经很清楚地挑明了 Being 与 Becoming 的区分。简单地说，Heraclitus 强调 Becoming，Parmenides 强调 Being。

到了柏拉图，Becoming 与时间都来源于 Being，世界的 Becoming 来源于 Being 的显示，而时间是这个展示过程的核心部分，换句话说，时间就是永恒的一幅移动着的图像（a moving image of eternity）。图像这一概念是 theory of forms 的中心：所有可感知的现象都是永恒之“形相”的一种不完美的复制（《理想国》，514a）。但在后期的《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倾向于认为永恒的“形相”与暂时的图像既不相分，但也不相同。在这种带有辩证意味的表达之下，时间给人的印象依旧是模糊的。

发展到亚里士多德，时间被赋予了一个清楚的定义，讨论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217b-224a)。时间被定义为：根据之前和之后，关于运动的计算。换句话说，时间就是‘前’与‘后’的连续统一体的变化的数量。根据变化来衡量时间，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存在是否是客观的；还有，计算的行为本身是否是主观的。如果假设观察对象是客观的，但考察过程是主观的，结果的性质如何评定呢？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他自己也没有很清楚地回答。

下一位关心时间的就轮到普罗提诺。普罗提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提出“永恒既不是一直以来的，也不是将来的，而仅仅是存有的占有……”（Enneads, III.7,3）探讨了永恒之后，紧接下来是关于时间如何从永恒中来：“时间起先——在“起先”之前便由“连续”或“承继”的欲望产生——时间在那时还未成为时间，而是存在于宇宙自身的“真实存在”里；宇宙本身也存在于这种“真实存在”本身并静止不动。但有一个启动原则（active principle），它能自我管理以及自我实现（All-Soul），它选择针对目前以外的某种东西，因此从静止开始扰动，宇宙就从这种扰动中产生，以致于一种不停的发展和轮替，为了区分同一的状态与新的发展，便产生了永恒的图像，产生了时间”（Enneads, III. 7,11）“时间的起源，很清楚，可以回溯到灵魂趋向于宇宙中的连续运动那第一下的启动。这就是时间如何同时进入存有……行动就是时间，宇宙就是时间的内容”（Enneads, III. 7, 12）。由此，普罗提诺把时间之谜，

发展为一个在静止的心中的运动的吊诡原则。

说到时间,当然要提及奥古斯丁,他那句著名的“*For what is time? ...If no one asks me, I know what it is. If I wish to explain it to him who asks me, I do not know. (Confessions, 11, XIV, 17)*”几乎无人不晓。和柏拉图类似,奥古斯丁想理解 Being 与 Becoming 之间的关系,因为上帝创造时间的同时也创造了天堂与尘世,因此要问在创世之前上帝在干什么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根据一个“暂时的变化”去理解从存有而来的“创世的変化”……时间与 becoming 的创造必须是某种永恒的行为。奥古斯丁或许是第一个现象学地描述时间的人:不是从过去或者未来来观察,而是从当下的某些经验来获得,例如“……当下对过往的时间是回忆;当下对当下的时间是直接经验;当下对未来的时间是展望(Confessions, 11, XX)”。因此,奥古斯丁认为所有的时间都是永恒当下的展开。但是,什么是在当下内的过去与未来的源头呢?奥古斯丁从时间间隔的衡量来讨论这个问题,与柏格森和列维纳斯相似,他也用音乐来作为例子——演唱停止了,声音便消失了,不再成为声音,声音在它被发出来之前相对于寂静来说是未来,但由于还未被发出,所以无法衡量;当发出之后,声音又归于寂静,所以也无法衡量。(Confessions, 11, XXVII) 那我们到底能衡量什么?奥古斯丁认为我们衡量的实际上是心理或精神的印象。时间,就是从回忆的痕迹留给心理印象的对照而来的。但这又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时间的创造者,而非人类。人类能掌控的只是如何去衡量时间间隔,而不是时间本身如何被创造……

## 第二部分 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主要内容

《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作“承认、认罪”解，但在教会文学中，转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颂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忏悔录”，在欧洲则“忏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译者周士良 1962 年在前言中的解释）

奥古斯丁《忏悔录》与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被誉为“世界三大忏悔录”。就其经典性，完全无愧于这样的荣耀。不仅是对神的颂扬，个人经历，更是对人生，对时间的精辟思考。

人们经常谈论时间，量度时间，使用时间，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时间更平常、更熟的了，然而一旦追问：“时间是什么？”却茫然不知如何回答。大凡研究时间的人都具有同感。当代大哲海德格尔专门写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人们以为他一定知道“时间是什么”，纷纷向他讨教，可是他却回答说“他也不知道，所以他还在探索”。这不是哲人的谦恭之词，而是实话。时间问题是古往今来最为深奥的哲学问题之一，常人以为熟悉，而哲人却为之绞尽脑汁。

在西方哲学史上，奥古斯丁是第一个提出“时间是什么”的哲学家。奥古斯丁对时间做形而上学反思，固然出于宗教理由，但若以为他把时间问题仅仅作为宗教问题来思索，那就错了。只要读过《忏悔录》就会看到，他是把时间问题作为困扰人类智慧的真正哲学问题来探讨的。在这里，与其说奥古斯丁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深思的哲学家和严谨的逻辑学家。他提出的问题之广泛，思考之深入，推理之严密，在古代世界中绝无仅有。《忏悔录》第十一卷记录了他肝肠欲断、苦苦思索的思想轨迹，成为时间思想发展史上宝贵的遗产。

哲学是一种执着的思。思维过程往往比它的结论更重要。本章主要梳理奥古斯丁对时间问题的思考，避免做出独断判言，因为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同古代的奥古斯丁一样对时间问题充满困惑。

### （一）时间开端问题

第十一卷涉及的问题是：假如创世有如《创世记》第一章，有如奥古斯丁反驳摩尼教徒时所主张的那样，那末，创世一事是应该尽早发生的，于是他就这样假想着一个反对者，从而展开了他的论证。

为了解他的解答，首先必须认清旧约全书中无中生有的创造，对于希腊哲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由上帝赋予形相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或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和不是被造的；只有形相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见解相反，圣奥古斯丁象所有正统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创造了物质实体，他不仅仅进行了整顿和安排。

希腊人认为不可能从无中创造的这一观点，曾断续地出现在基督教时代和导致了泛神论的产生。泛神论认为上帝与世界是不能区分的；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一部分。这种见解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得以充分地发展，并使得几乎所有神秘主义者受到了它的吸引。在基督教的所有世纪中，神秘主义者在奉守正统教义方面一直感到困难，因为他们难于相信世界是存在于上帝之外的。但奥古斯丁在这一点上却未感到困难；因为《创世记》已讲得很清楚，对他来说是已经足够的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对他的时间论有着重要意义。

世界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被创造呢？因为不存在所谓“更早”的问题。时间是与创世的同时被创造出来的。上帝，在超时间的意义上来说，是永恒的；在上帝里面，没有所谓以前和以后，只有永远的现在。上帝的永恒性是脱离时间关系的；对上帝来说一切时间都是现在。他并不先于他自己所创造的时间，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存在于时间之中了。而实际上，上帝是永远站在时间的洪流之外的。这就导致奥古斯丁写出了令人十分钦佩的时间相对性理论。

“那末什么是时间呢？”他问道。“如果没有人问我，我是明白的；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末我就不明白了。”<sup>[14]</sup>

对于神学家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有开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有世界才有时间。也就是说，时间起源于上帝的创世活动。所以，时间的开端问题就转换为上帝怎样创造世界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奥古斯丁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以及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得出了什么积极的结果。

上帝创造世界不能在时间中进行，也不需要时间。如果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在时间中进行，创造时间也需要时间，那就等于说上帝在创造世界和时间之前，世界和时间早已存在，显然与上帝创造世界和时间相矛盾。不仅如此。如果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有了时间，上帝的一切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那么上帝本身也是一个时间性的存在，它的活动也受时间节律的支配，这显然与上帝为全智全能、永恒不变的存在这一基督教的根本教义相矛盾。

上帝创造世界不能使用物质材料，也不能使用物质工具。这不仅因为上帝创世之前世上一无所有，根本没有可资利用的东西，而且因为若使用物质材料和物质工具，就会将时间观念带进上帝的创世活动中，重新陷入上帝创世之前世界和时间就已被创造的悖谬中。

上帝创造世界既不使用物质材料，也不使用物质工具，也不需要时间，那怎样创造世界和时间？这是宗教“创世说”遇到的最大难题，当然奥古斯丁也不可能解决。不过奥古斯丁在思索这一问题时把注意力转向语言，探讨语言的作用，这就把对“创世纪”的宗教探讨引向语言文化探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为此奥古斯丁也就成为古代世界的语言哲学家。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只能用语言创造世界。《圣经》记载，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分出白天和黑夜；上帝说：“天上要有发光体”，就有了太阳、月亮以及众星。所以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sup>[15]</sup>

语言表现为声音，而声音表现为空气的振动。有声语言在物质介质中传播，并且有起有讫、有始有终。上帝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创造世界，因为这样的语言具有物质性和时间性。如果用这样的语言创造世界，又会陷入创世之前就有物质和时间的矛盾境地。那么，上帝创造世界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上帝的语言即是“道”、“逻各斯”，它与上帝同在，常自表达一切，无起无讫，无先无后，无始无终，不朽不来。上帝唯有用这样的语言创造，别无其他方式。上帝创造万有的语言是无始无终的，是无时间性的，而它创造的万有是有始有终的，是有时间性的。对于上帝的语言，我们只能用心灵去聆听，用智慧去领会，别无其他办法。

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创造万有；有了世界，有了世界上的万物，便有了时间。所以，时间是有开端的，它的开端也就是世界的开端。那么时间与世界是什

么关系？与事物是什么关系？时间是个独立的存者还是某个存在者的属性？

## （二）时间独立存在问题

时间历来被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类型。奥古斯丁通过分析这三种类型来回答时间是否存在的问题。

时间与事物不可分，没有事物就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的事物就没有过去的时间，没有将来的事物就没有将来的时间，没有当前存在的事物就没有现在的时间。但是，过去的事物已经过去，所以过去的时间不能存在；将来的事物还未到来，所以也不存在将来的时间。“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现在”。

但是，什么是“现在”？“现在”有多长？是一百年、一年、一月还是一天、一小时？都很难说。假如把一百年看作现在，当前是第一年，那么其余 99 年为将来，尚不存在；如果当前为第二年，那么第一年已经过去，不存在，其余的 98 年为将来，尚未存在。不论我们把哪一年定为当前，其余的都不存在。就其中的一年而言，也不能全属现在。一年有十二个月，当前为正月，其余 11 个月为将来；当前为二月，正月已过去，其余 10 个月尚未到来。以此类推，一个月、一天、一小时也不能全属现在，因为不管把“现在”设定为多么短的一段时间，总可以分割为已不存在的“过去”和尚未到来的“将来”。那么，“现在”还剩下什么？“现在”是一个极短极短的、不可再分的点”吗？也不行。“设想一个小得不能再分割的时间，仅仅这一点能称为现在，但也迅速地将来飞向过去，没有瞬息延展。一有延展，便分出了过去和将来；现在是没有丝毫长度的。”<sup>[16]</sup>

## （三）永恒与时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在第 11 卷第 1 章开门见山：“永恒为你[上帝]所有”<sup>[17]</sup>。永恒只是上帝的属性，因为它是创造者，不仅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时间。天地通过呼喊来展现自身的存在，这种自身展现的分析就具有了现象学的特征。而且，“受造存在”的属性表现为“变动[mutari]和转化[variari]”，而这种变动和转化正是天与地以及一切类似存在者的现象学特征。变动和转化意味着运动，而一切运动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这样，奥古斯丁从上帝的永恒与创世出发，论及世界（连同心灵）的受造性及其“在时间中的存在”。第五章讨论的是“如何”创造的问题。道是永恒而无声的言语，与有声的变化的言语不同，无先无后，存在于一种不动的永恒中。这里的道也是元始。总之，上帝意志是万物唯一的原因。上帝的创造

是超时间性的。但是，另一方面，上帝的创造却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上帝创造的时刻问题。奥古斯丁在批驳摩尼教“上帝在创造之前做什么”问题时，对上帝创造的时间性问题作了自己的解释。关于永恒与时间关系的论述，集中在第 13 章。他认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在天地创造之前没有世界，也没有时间，所以说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那时候”在干什么的问题是无意义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上帝也不在时间上超越时间。“你是在永远现在的永恒高峰上超越一切过去，也超越一切将来，因为将来的，来到后即成过去。”“你的日子，不是每天，而是今天，因为你的今天不离明天，正如也不跟随昨天一样。你的今天就是永恒。”“你创造了一切时间，你在一切时间之前，而不是时间不在某一时间中。”<sup>[17]</sup> 这段文字非常精当地反映出永恒与时间的复杂关联。奥古斯丁始终是从永恒出发演绎出时间的。奥古斯丁从上帝的创造行动出发进行时间推演，要比费希特早了整整 1400 年。而康德尽管非常强调时间在纯粹理论理性中的作用，但对其出身始终未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演。“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固然重要，而且影响深远，但若没有永恒这一维度，也就到不了本质的问题。

蒂利希也是从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上理解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的。他说：“奥古斯丁认为，创造与保存是同一个事物；世界一时一刻也不能独立于上帝。实在的形式、规律和结构并不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实在。这使得上帝和世界这两个实在的一切神的固定成为不可能。上帝是持续不断地与世界相关联的根据。”<sup>[18]</sup> 世界之存在的根据就是上帝及其创造行动。所以他接着说：“说到有限性是存在和非存在的混合物，或非存在呈现于任何有限事物中时，我就是与奥古斯丁关于任何事物都处在不可度量的虚无深渊的危险之中的陈述有关系。”“时间对上帝是无效的。时间如何在创世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时间是与创造世界一同创造的；它是世界的形式。时间也和空间一样，是事物有限性的形式。”<sup>[19]</sup>

11 卷前 13 章主要讲了永恒与时间的关系，阐明了时间的受造本性，从而和希腊的物理学之自在时间告别。从 14 章开始，奥古斯丁通过时间的心灵化转向完成对希腊物理学时间观的更加彻底的形变。“时间就是心灵的伸展”这一回答不仅把时间的存在和时间的本质区别开来，更使人的存在和本质区别开来。时间和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其存在已然是事实，但是，其本质却是开放的，人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时间经验中存在，原罪和救赎表现了这种开放性，彰显出人的

自由意志与时间的内在一性。当然，这种开放性说明人的本性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并非没有自由可言，它完全可以“充分伸展”，但是，这种伸展毕竟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来自于时间的第一个向度。所以，无论心灵怎样在时间中伸展，都注定是要回归上帝怀抱的，正如《忏悔录》第一卷第1章中所讲的那样：“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sup>[20]</sup>“时间的心灵化”这一转向实现了哲学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自由意志问题进入哲学的视野。

“过去”已经过去，“将来”还未到来，“现在”又无任何长度，岂不全部时间都不存在吗？不是的。奥古斯丁想要否定的不是在一般“有”的意义上的时间的存在，而是作为“实体”的时间，作为独立“存在者”的时间，也就是说，奥古斯丁要否定“实体时间观”。他认为时间不能作为实体存在，它只能是某种事物的属性或关系，所以接着探讨时间到底是物体的运动还是心灵的延展。不管他得出什么结论，不管他把时间归结为物体的运动或者归结为心灵的延展，总之是在“关系”范围内讨论时间的，这是时间观念的一大进步。

#### （四）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

在探讨“过去”、“现在”、“将来”是否存在时，奥古斯丁把注意力转向时间的心理学。他认为，过去的时间虽然不存在了，但过去的事情却留在我们记忆中，我们可以回忆起来，用语言表达出来，使之成为“过去的现在”。将来的事情虽然还未到来，但可以看到已经存在的原因或征兆并据此做出预言，这是“将来的现在”。

奥古斯丁否定时间的独立存在，而把时间的存在移到了心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最后去考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

奥古斯丁说得对，把“过去”、“现在”、“将来”看作时间的三个类型或三类不同的时间是不确当的。时间是事物的变化、运动过程，是一种“流逝”着的过程。时间作为一种“流逝”过程，过去、现在、将来不是对它的三种存在类型的划分，而是对它的流逝方向的描述，也就是说，时间是按照过去、现在、将来的方向流逝的。把过去、现在、将来看作时间的流逝，就将方向性赋予了时间概念，使时间有了箭头。承认时间的方向性，才能破除循环论，才有近代的进化论和发展观。

## （五）时间能否归结为物体的运动

时间与物体运动不可分。有运动，有变化，有生灭，才有时间。奥古斯丁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坚持上帝创造物质世界以后才有时间，这不仅出于维护宗教教义的逻辑需要，而且也是考虑到了时间与物质运动的联系。的确，有了物质世界的运动才开启时间之箭，提出创世之前的时间问题是不合理的。那么时间是不是物质的运动？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否定的。

奥古斯丁说：“我曾听见一位学者说时间不过是日月星辰的运行。我不敢赞同。为何不更好说是一切物体的运行呢？”<sup>[21]</sup>奥古斯丁批评的这位“学者”究竟指谁？看看《圣经》关于天体运行的说法就会清楚。那里说神造了光，把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又说神让发光的天体普照大地，以便分昼夜，作标识，定节令、日子、年岁。原来说时间是日月星辰运行的正是《圣经》的作者。奥古斯丁不同意把时间看作日月星辰的运行。他反问道：如果日月星辰停止运行，难道就没有时间了吗？难道制陶人就没有时间计算陶轮的转数，我们说话的声音就没长没短了吗？当然不是这样。日月星辰停止运行，时间仍然存在。但是，假如包括日月星辰在内的一切物体都停止运行，假如整个世界停止一切形式的运动和变化，还有没有时间了呢？奥古斯丁没有彻底思索下去，而是转向时间和时间标度的关系问题。

日月星辰的运行是时间的标识，我们依据它分别日子、制定节令、计算年岁。时间的标识或划分是相对的。我们把太阳的一次升落定为一天，那么一天为 24 小时。假如太阳的一次升落需 1 小时，那么一天即为 1 小时；如果我们还坚持 24 小时为一天，那么一天之内太阳就得升落 24 次。显然一天是相对的。奥古斯丁说得完全对，一天是时间的量度，不是时间本身。奥古斯丁追问的不是“一天是什么”，而是“时间是什么”。一天是时间，但时间不是一天，正如“张三是人”，而“人不是张三”一样。奥古斯丁区别了时间和时间的量度，这是正确的，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怀疑的。

我们用时间来量度物体的运动，这似乎说明时间不是物体的运动。其实恰恰相反，它正说明物体运动是时间的本质。我们用时间度量出来的东西不仍然是时间吗？难道我们能用时间去量度非时间吗？度量者和被度量者在质上是同一的，不同质的东西之间不可能发生度量和被度量的关系。我们用米度量出来的只能是

米，用小时度量出来的还是小时。当我们用时间度量物体运动时，已经暗含着一个前提或者说已“先行设定”物体运动是时间，并对之已有一定的“先行领悟”。如果没有这一“先行领悟”的首肯，我们根本不能开始用时间去度量物体的运动。虽然物体的运动和我们对这一运动的度量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有运动发生，我们也不一定去度量它，但一旦我们用时间去度量物体的运动，我们就已经把物体的运动理解为时间了。我们只能用时间去量度时间，并通过度量这一实践操作进一步理解时间的本质。

再说，我们用什么规定时间单位？如果用物体运动规定时间单位，那么用这样的时间单位度量出来的时间也就是物体的运动。例如，我们用太阳的运动即东升西落一次为时间单位即一天，那么我们用“天”度量出来的时间也就是太阳的运动或类似太阳运动的运动，此外还能是什么呢？从度量上根本不能说明时间不是物体的运动，恰恰相反，这说明时间与物体运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物体的运动就无法标识时间，无法度量时间，根本也就没有时间。

## （六）时间是心灵的延展

时间不能独立存在，也不能归结为物体的运动，那时间是什么？时间是我们心灵中的思想的延展。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最后结论。

在讨论“过去”、“现在”、“将来”是否存在时，奥古斯丁已把注意力转向人的心灵；这里他又从测量的角度论述时间是心灵的延展。他认为，我们不能量过去，因为过去已不存在；我们也不能量将来，因为将来还未到来；我们也不能量现在，因为现在是没有长度的点。那我们能量什么？我们说我们正在量经过的时间。然而困难马上袭来。例如，我们量响声经过的时间，必须从响声开始量到终止，量从始至终的时间距离。为此响声必须停止我们才能量度，否则便不知道时间多长；然而响声一旦停止，我们又无从量起。

时间不过去不能量，一过去又无从量。奥古斯丁提出的这一困难类似于芝诺悖论，也主要是在理智中发生的。在实践上人们都在量时间，也知道怎样量时间，但在理智上却发生了困难，这一困难在于：要量时间，这段时间必须存在，而且不能是无长度的点，但我们又认为时间是一个一个相继逝去的点。我们用点截的方法量时间，结果也把时间看作点的集合。其实时间也是连续的，有长度的，所以可度量。奥古斯丁也认为，不应把时间理解为无长度的点，而应理解为一种

“延展”，但是什么东西的延展呢？他认为只能是思想的延展，若不是思想的伸展，则更奇怪了。”<sup>[2]</sup>

在第 14 章中他就根据日常时间经验以否定的语气提出：“可是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给他解释，却茫然不解了”，要给出“是什么”的回答的确困难，但“是否存在”的问题不难回答。所以他自信，时间是存在的，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尽管时间本身受制于时间性的事物。“没有过去的事物就没有过去，没有到来的事物就没有将来，没有现存的事物就没有现在。”也就是说，在日常时间经验中，过去的东西和过去、现在的东西和现在、将来的东西和未来之间还没有分别。如果什么问题涉及时间的存在，那么就必须搞清楚，这里的存在概念有何含义。“因为一过去，就不存在。而只能说：这现在的时间曾是长的，因为作为在场存在者它曾经是长的。既然它尚未过去，以至于未存在过似的，而且因此曾经是那种能是长的东西，但是，随后已经过去，同时不再是长的，因为它不再存在。”可见，奥古斯丁把时间的存在定位于现在，时间的不存在指过去和将来。

但是，这样会产生一个困难，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时间之存在性成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古斯丁把时间三态统统转换为“现在时”（也是现在是），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种时间都纳入心灵中，作为现在的三种不同方式，即现在的记忆、现在的知觉[注意]和现在的期待。奥古斯丁把他的时间问题直接和我们各自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表象相联系。这就表明：我既没有过去，因为过去正在过去；我也没有将来，因为将来还不在我面前。可是我应怎样才能说到“长或短”的持续呢？很清楚，这不仅是存在问题，也是认识问题，涉及一个正在认识的主体。

奥古斯丁总结道：“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的是，既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本来不可以说有三种时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也许在本来的意义上可以说，有三种时间，过去事物的现在，现在事物的现在，将来事物的现在。因为这三者都存在于心灵中，我在别处看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是注意，将来事物的现在是期待。”记忆、注意和期待这种认识论的概念对理解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时间的心灵化转向，其实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之“在时间中的存在”，这种在的方式便是记忆、注意和期待。这三者反映了三一上帝

的形象，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呼应上帝的永恒，人不能成为永恒，却期待着、希望着永恒。

真的要回答出时间之伸展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时间的度量问题。如前所述，时间与变化有关，而变化的含义就是延伸，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一种形相到另一种形相，其过程表现为时间三态。可是，“既然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到来，则过去和将来如何存在呢？现在如果永远是现在，便没有时间，而是永恒。现在之所以是时间，是因为它走向过去；那么，我们怎样说现在存在呢？现在所以存在的原因是即将不在；因此，除非时间走向不存在，否则，我便不能正确地说，时间不存在。” [14](s.242)在此，奥古斯丁区分的是时间与永恒，现在作为时间的存在性是因为它的变化——成为过去和将来。这有些费解，其实从中引出了时间的长短问题，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如何度量时间。第 15 章中用归谬法论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长的，尤其是现在的长短问题，他通过现在的一百年、一年和一天，进行了时间的无限划分，最后说，“现在是丝毫没有长度的。”也就是说，在理性思辨看来，任何时间都没有长短，因此是不可度量的，但在经验看来，时间是有长短的，起码过去和将来是有长短的，因此，时间是可以在现在进行度量的，这样，就可以说形成了时间度量问题上的经验与理性的悖论。关于时间是否可以度量的问题，周伟驰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通过时间度量问题的推论，最后得出核心结论：我在度量时间时，既不是度量过去，也不是度量将来，也不是现在，因它们统统没有长度；我度量的是时间本身。可是，我用什么来度量呢？是用或长或短[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或快或慢]吗？不是，我是用心灵的伸展去度量时间本身，所以，他说“时间是心灵的伸展”。而且，“因此，我所度量的不是已经不存在的字音本身，而是固定在记忆中的印象。”从时间度量过渡到时间本质问题，从度量时间到度量记忆。而记忆、注意和期待既然是时间三态的心灵伸展，那么，时间除了是心灵的伸展外，就不是别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和柏罗丁不同，奥古斯丁试图把一个物体的运动和时段的度量分开，尽管这是二重的。度量时段的每一个尺度都是相对于被选择的标准而言的，因静止把时间理解为单纯的伸展[*Extensio*]。相反，在度量时间时仅涉及心灵中的某种东西，确切地说，“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前面我们

说到时间的存在问题，虽然奥古斯丁当时试图通过把过去和将来转换为现在而使时间获得存在性，建构出哲学上的存在概念，但直到第 28 章，这个任务才告完成。他说：“将来尚未存在，怎样减少消耗呢？过去已经不存在，怎样会增加呢？这是由于在心灵中有三个阶段：期待、注意和记忆。所期待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认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待已经存在于心。谁否认过去已经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于心中。谁否认现在没有长度，只是倏忽即逝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核心思想是：时间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心灵的伸展。

### 过去、现在、将来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与时间本身的可度量性

实际上，正因为时间被内在化为“思想的伸展、持续”，时间才获得了两个基本特征：过去、现在、将来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与时间本身的可度量性。也可以说，时间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因时间观的这种变革才成为可理解的。时间的可度量性才使借助于空间度量时间成为可能的，并且由此才产生出所谓“度量的时间”或“测量的时间”。至于人们为什么会借助于空间来度量作为“思想之伸展”的“可度量的时间”，从而产生出“测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隐晦的时间存在论问题，它仍深深躲藏着奥古斯丁的洞察。

实际上，当奥古斯丁把时间理解为一种内在时间，即时间是心灵的伸展时，过去也就并非不存在了，而是以记忆方式存在于现在；将来也不是尚未存在，而是以期望方式作为可能性存在着。但是，奥古斯丁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是这样解释时间的“长短”：

“……由于人的思想工作有三个阶段，即：期望，注意与记忆。所期望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谁否定将来尚未存在？但对将来的期望已经存在心中。谁否定过去已不存在？但过去的记忆还存在于心中。谁否定现在没有长度，只是疾驰而去的点滴？但注意能持续下去，将来通过注意走向过去。因此，并非将来时间长，将来尚未存，所谓将来长是对将来的长期等待；并非过去时间长，过去已不存在，所谓过去长是对过去的长期回忆。”<sup>[23]</sup>

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充分估计到奥古斯丁时间之问的跨时代意义之后，话锋一转，立即指出：他自己的时间意识分析纯粹是现象学的，排斥客观时间的纬度，即排除本来在奥古斯丁那里的前提性条件——时间问题的永恒维

度，因而造成了永恒与时间之张力关系中的“短路”现象。不仅在他这里，在康德和海德格尔那里，都缺少了永恒的维度。

时间是什么？时间不是永恒的存在，不是独立的存在者，也不是物体的运动；时间是上帝创造的，是人的心灵的延展。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时间是什么？”的回答。

### 第三部分 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意义和影响

#### 一、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意义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他对希腊时间观的变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时间只是作为被造物的人类的思想的伸展、持续，而不再是支配整个世界运动的物理之流，因而“无中创（生）有”的创世活动与创世图景也就成为可理解的，从而彻底改变了古希腊人关于不能从无中创有的创世观念。这种新的创世观念改变了希腊人规定的宇宙论图景：最高的神不只是一个只给出形式以整理、规范质料的设计师，而是一个能从无中直接给出形式与质料结合在一起的万事万物的造物主。也就是说，建立在新的时间观基础之上的宇宙论图景能够且必需为真正的造物主留下位置。实际上，时间观的每次变革都会带来宇宙观甚至存在论的变革。

奥古斯丁从时间的创生、时间的存在、时间与物体运动的关系以及时间与心灵的关系等方面思考时间，最终得出时间为心灵的延展的结论。他否认时间是实体性存在，也反对把时间归结为物体的运动，认为时间作为上帝的创造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是人的思想的方式。他把时间从人的心外移入人的心中，从物理存在转为生命存在。这正是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的意义所在。不过在他那里，生命时间观念还仅仅是昙花一现，只有经过康德到海德格尔才形成与物理学时间观念不同的人类学时间观念。

由牛顿确立的物理学时间的基本观念是：时间先于存在，它是一切存在和运动的先决条件；一切物体只能在时间中存在和运动，并且受因果律支配。依据这一观念，时间在人之外客观存在，而人作为时间的一环不可避免地受必然性制约。康德在哲学上实现的“哥白尼革命”的关键点就在于把时间收归主体，让人掌握着变化的王权。在他那里，时间不过是人的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所以人为自然界立法。时间的主体化意味着生命意识的觉醒，为人的自由提供了前提。但是，在康德那里，由于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分离，人本身也分裂了。人作为现象界存在，处于时间之中而无自由可言；人作为本体界存在虽然自由，但又不在时间之中。时间与人的生命存在在康德那里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只有到海德格尔那里时间才真正成为生命之内在的展示。

海德格尔认为,生命就意味着死亡,而正是死亡这一先验现象才使人有真正的时间觉悟。生命体验、死亡意识和时间觉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时间的内容即是生命的体验,即是死亡意识本身。在这里,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必然性,也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生命之展现,是此在之背景。正是时间向人的皈依,才使人成为生命存在,成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未定者。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时间性存在不是使人成为既定的存在者而受必然性制约,恰恰相反,时间性为人展示了选择的无限可能性,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决断实现自由。在海氏那里,时间不在生命之外,而在生命之中;自由不在时间之外,而在时间之中。在这里,时间虽然也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但却完全摆脱了它们的物理学意义,而具有生存论的性质。过去不是作为既成事实决定人,也不是作为不变的因素推动人,而是作为新的可能性、作为新的力量落实在此在身上而继续存在。因此,过去不是先于和外在于此在,而是为此在所拥有,与此在共在。将来,不管是辉煌还是暗淡,其背后都是死亡。但死亡不是在遥远而神秘的地方等着我们;死亡就在我们身上,它参与并规定了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的存在就是朝向死亡的存在,所以作为死亡的将来也不在此在之外,而在此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在生命中出场,共同构成人的此在。

从奥古斯丁到康德、再到海德格尔,展现出一幅时间观念发展的清晰线索。在奥古斯丁那里,随上帝创世而开始的时间与世界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变化着的事物留在我们心灵中的印象;在康德那里,时间是人的感性直观形式,它支配着现象界而与本体界无关;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它规定着此在的意义。从奥古斯丁经康德到海德格尔,时间日益脱离客观的物理性质,由物质世界的存在形式变为生命存在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人类学的或生存论的时间观。

人类学时间观的确立没有使我们解脱时间的困惑,相反的,却使这种困惑增加了。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类时间:一为物理学时间,一为人类学时间,这两类时间的关系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物理学时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形式,尽管它本身也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如大爆炸宇宙学提出的时间的奇点和方向等问题,但它的客观实在性没有变化,它对人的制约性依然有效。这与人类学时间不同。人类学时间观认为时间内在于人的生命存在,是人的生命体验,人自己握有时间的

主动权。所有的时间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物理学时间和人类学时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两类时间的关系又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人的本质和自由、解放问题，因此它将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尽管后人对奥古斯丁的时间哲学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但由于他的时间理解（包括其它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会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广泛兴起，而受到具有后现代视野的宗教哲学家们（如 Hans Jonas）和科学哲学家的高度注意。当然，仅就目前人们广泛认可的奥古斯丁时间之间的效果史人物来说，无人能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看法相比。当然，他们的哲思视阈不同，对奥古斯丁的理解也就不同。正如 Herrmann 指出的那样：“对胡塞尔来说，奥古斯丁正在通往内时间意识的路上；对海德格尔来说，奥古斯丁正在走向此在的生存论时间性之途。”我们暂且不能深入讨论奥古斯丁时间之间的现象学特征，也不宜惶论两位现象学大师对奥古斯丁思想的改造之得与失，但无论如何，通过他们二人的直接引证和评价，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奥古斯丁的思想已然活在了现代甚至当代哲学中，这无疑是不争的事实。

而对于奥古斯丁自己来说，他完成的时间观变革使他能够化解物理时间观给基督教神学带来的诸多困惑。既然时间在本质上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持续，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时间与我们一样是被造的，至少可以说，时间是随我们被造才开始。我们作为被造物存在，才有了时间。因此，在我们被造之前不存在时间。所以，上帝不在时间之中。而且，既然时间是随我们被造才开始，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被造时，也就没有时间。既然没有时间，也就没有“之前”与“之后”，所以，也就没有理由问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做什么。

## 二、奥古斯丁时间观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

既然上帝在创造时间之前没有时间，那么，上帝就是超时间的，他不在时间中，因而他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上帝是在时间之外创造了时间中的一切，并且是从无中创有。因为一切“有”的东西也就是能在时间中显现的东西；虽然这个天地世界是在上帝创造人类及其思想-意识之前创造的，但它们却能在内在时间中显现出来，因而是“有”。但是，除了这个世界外，也就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能在时间中显现出来，这意味着，除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外，就是无。所以，我们可以说，也只能说，上帝是从无中创有。

上帝不在时间中，他当然也不会是在时间中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虽然他的确知道一切在时间中发生的事物。所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物，在根本上说也就是能在思想-意识的持续、伸展中显现出来的一切。而人的思想-意识就象一切被造物一样是完全为上帝所知的；对于上帝来说，人的思想-意识是完全透明的。上帝因料知人的思想-意识而料知时间中的一切事物。所以，上帝是超时间的，但他却知道时间中发生的一切。

时间的内在化虽然化解了奥古斯丁和基督教神学的一系列困惑，但是将时间内在化这种努力在哲学上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在奥古斯丁之后将近一千四百多年，康德才在哲学上认真回应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变革。如果说奥古斯丁是为了捍卫上帝的绝对自由而把时间内在化，那么，康德则是为了捍卫人的自由而将时间内在化。实际上，在康德之后，时间的内在化问题总是被自觉地与人的自由问题、现象世界的真实（真理）问题以及历史的可能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追问。所以，奥古斯丁进行的时间观变革引起了康德之后所有试图认真对待时间问题的大哲学家的认真对待。他对时间观的变革有如他在伦理学领域完成的转折，在整个西方思想史具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意义。

奥古斯丁的提问，不只在中世纪产生了影响，而且在例如存在主义，生存论与生命哲学那里，在海德格尔及萨特那里，同样在柏格森，胡塞尔仍具有主导意义。

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两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仅使他成为康德时间论的先驱；同时也成为笛卡尔的“我思想”（*cogito*）的先驱。奥古斯丁在《独语录》中这样说：“你这求知的人！你知道你存在吗？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还是复合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移动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惟吗？我知道。”这一段话不仅包括了笛卡尔的“我思想”；同时也包括了伽桑地的“我行走所以我存在”（*ambuloergosum*）的回答。因此，作为一个哲学家，奥古斯丁理应占据较高的地位。

吴国盛在《时间的观念》前言指出“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使西方的思想传统得以尽早暴露其局限性。当代的时间再发现运动，实质上是对近代科技的一种控诉。近代科学将时间空间化，取消真正的时间。然而，在对时间问题的反思中，我们将近代科学的本质追溯到了希腊，追溯到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对时间

的理解是通往对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彻底反省的最佳道路。在这个人类的希望与危机同样巨大的时代，对时间问题的反思就不只有纯学术的意义。”<sup>[24]</sup> 时间之声召唤着无尽的理解。

奥古斯丁的时间之问启发后来人思考和思索。

## 注 释

- [1][英]罗素著 张作成编译 西方哲学史 北京出版社 2007年10月 第77页
- [2]出处同上
- [3] 黄裕生: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 [J];浙江学刊; 2005年04期
- [4]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4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版。
- [5] 赫斯:《时间》,《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第188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1版。
- [6] 亚里士多德著 张竹明译《物理学》219a, 219b 北京:商务出版社 2004年 124—125页
- [7] 赫拉克里特著 赫拉克里特残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
- [8]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434页
- [9] 张荣:创造与伸展: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J];现代哲学;2005年03期  
转引
- [10] 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8页
- [11]出处同上 289页
- [12][古罗马]普罗提诺著 石敏敏译 论自然、凝思、太一 九章集选译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9-170页
- [13]出处同上
- [14]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2页
- [15]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6页
- [16]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4页
- [17]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1页
- [18]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 [19] 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
- [20]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 [21]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9页
- [22] 奥古斯丁:《忏悔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3页

[23]出处同上

[24]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1月

[25] [英]罗素著 西方哲学史 第二卷

## 参考文献

- 1.[德]文德尔班著：哲学史教程 上卷[M] 罗达仁译 商务印书馆 1987
- 2.罗家昌：时间的哲学概观 自然辩证法通讯[J] 1998 年第 10 期
- 3.刘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社会时—空初探[J] 哲学研究 1991 年第 10 期
- 4.吴国盛：走向时间研究[J] 哲学动态 1990 年第 3 期
- 5.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
- 6.[古希腊]柏拉图著 谢文郁译 蒂迈欧篇[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
7. [法]莱昂·罗斑著 陈修斋译 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2 月
- 8.[法]柏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商务印书馆 北京 2004 年 5 月
- 9.陶银骝：马克思时间观与非理性主义时间观的根本对立[J] 辽宁大学学报 1991 年第 6 期
- 10.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
- 11.徐新：犹太文化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5 月
12. 叶秀山：“哲学”的“未来”观念[J] 现代哲学 2005 年第 3 期
- 13.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 14.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M]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 6 月
- 15.张荣：神圣的呼唤：奥古斯丁的宗教人类学研究[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 16.周伟驰：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神哲学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
17. 周伟驰：现代奥古斯丁研究[J] 广州：现代哲学 2005 年 3 期
- 18.[法] 弗朗西斯·费里埃 著，卢思社 译 圣奥古斯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
- 19.[意]巴彼尼著 佚名译 圣奥古斯丁传[M] 河北信德室 2000 年
- 20.[美]沙伦·M·凯、保罗·汤姆森著 ，周伟驰译 奥古斯丁[M] 北京：中华书店

2002年

- 21.杰拉德·奥·戴利，“奥古斯丁”，《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二卷·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王晓朝译 上帝之城（上下卷）[M]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
23.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吴飞译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M]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1月
24. [古罗马]普罗提诺著 石敏敏译 论自然、凝思和太一[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
25.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石敏敏译 论灵魂及其起源[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
- 26.陈元晖：康德的时空观[M]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27. 陈荷清：人类对时间和空间本质的探讨[M]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 28.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 29.彼得·柯文尼：时间之箭[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年
- 30.戴维斯：上帝与新物理学[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 31.傅有德：巴克莱哲学研究[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 32.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 33.路易·加迪等著，郑乐平等译：文化与时间[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4. 王鹏令：时空论稿[M] 人民出版社 1985年
- 35.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年
- 36.杨河：时间概念史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 37.张全新：现代物理学中的“实在”与“时间”问题——关于相对论、量子力学、超弦理论及当代宇宙学的塑造论哲学审视[M]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年5月
- 38.李烈炎：时空学说史[M]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39.邹广文，常晋芳：时间与人的文化使命[J] 文史哲 1998年5期
- 40.阿兰·格拉著 秦麟征译 时间的奥秘：一种心的社会学时间观[J] 第欧根尼 1986年2月

- 41.[英]艾略特著 裘小龙译 四个四重奏[M] 沈阳出版社 1999年
42. D.J.奥康诺 主编,洪汉鼎 等译 批评的西方哲学史 东方出版社 2005年05月
- 43.叶秀山:论时间引入形而上学的意义[J] 哲学研究 1998年1期
- 44.张荣:创造与伸展: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J];现代哲学;2005年03期;
- 45.肖德生:承继与超越——论奥古斯丁与胡塞尔时间观之异同[J] 江苏社会科学 2006年第6期
- 46.严家强:经验的时间与验前的时间—奥古斯丁与康德时间观之比较[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
- 47.刘宗碧:时间观的内部论转向——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J] 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 2001年2月
48. G·J·威特罗. 时间的本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2.
- 49.胡塞尔. 生活世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 50.黄裕生: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 [J];浙江学刊; 2005年04期
- 51.黄浩 万小龙 时间系列的哲学问题浅析[J]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01年9月
- 52.郝丽:浅谈奥古斯丁对时间问题的阐述 [J] 《张家口师专学报》2004年02期
- 53.黄正华:时间概念的根据[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年2月
- 54.蒋洪新:论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时间主题[J] 外国文学 北京 1998年3月
55. 赵林: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J];社会科学战线; 2005年01期;31-38
- 56.[古罗马]奥古斯丁著 周伟驰 译 论三位一体[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
- 57.蔡英田;时间的困惑——读奥古斯丁《忏悔录》 [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年03期
- 58.赵宁宁;奥古斯丁:“时间”中的“预定”与“恩典” [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6年05期

59. 圣奥古斯丁 著, 徐蕾 译 忏悔录 2 册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1 月
60. 戈洛瓦诺娃 , 李国海; 时间, 永恒, 瞬间 [J];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61. 奥德德·巴拉班, 萧俊明; 时间、理解及意志[J]; 第欧根尼; 2005 年 01 期
62. 唐逸; 希波的奥古斯丁[上] [J]; 哲学研究 1999 年 02 期
63. 唐逸: 理性与信仰: 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
64. [英] W. 蒙哥马利, 《奥古斯丁》 [M], 于海、王晓平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65. 范明生, 《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 [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66. 亚里士多德著, 《物理学》 [M], 张竹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67. <http://www.pdcnet.org/august.html> Augustinian Studies  
奥古斯丁研究 致力于奥古斯丁的生平、教义和影响的研究
68.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2089a.htm> 奥古斯丁
69. St. Augustine by Rebecca West <http://www.cin.org/saints/augustwest.html>
70. Augustine Index <http://www.fordham.edu/gsas/phil/klima/augustine/>
71. Augustin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ww.iep.utm.edu/a/augustin.htm](http://www.iep.utm.edu/a/augustin.htm)
72. Herman Hausheer :St. Augustine's Conception of Tim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46, No. 5 (Sep., 1937)
73. Augustinian heritage 奥古斯丁遗产 [www.augustinianheritage.org/links.htm](http://www.augustinianheritage.org/links.htm)
74. 王晓朝: 希腊哲学简史-从荷马到奥古斯丁[M]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 6 月
75. [法]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著; 余中先译  
上帝·死亡和时间[M] 三联书店 北京: 1997 年
76. [日]都筑卓司著; 王旭译 时间的奥秘[M] 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7. [英]彼得·柯文尼[Peter coveney],[英]罗杰·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著; 江涛,  
向守平译 时间之箭[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年
78. [法]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著, 吴云凤译 《时间的摆渡者》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年 4 月

79. [德国]J.B.默茨等著 朱雁冰等译 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年11月
80. [德国]莫尔特曼著 隗仁莲等译 创造中的上帝 [生态的创造论] [M]北京: 三联书店 2002年11月
81. [挪]伯曼[Boman,T.]著 吴勇立 译 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4月
82. [英]K.里德伯斯 编; 章邵增译 剑桥年度主题讲座 时间[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年3月
83. [法]斯蒂格勒著 裴程译 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年1月
84. (德) 胡塞尔著 杨富斌译 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M] 华夏出版社 2000年1月
85. [英]彼得·奥斯本著 王志宏译 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 [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11月
86. [法]薇依著 顾嘉琛 杜小真译 重负与神恩 第2版[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
- 87.孙得忠: 社会记忆论[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
- 88.周伟驰: “时间中的永恒三一形象”, 《现代语境中的三一论》, 香港: 道风书社, 1999
- 89.师庭雄. 思索的重负——关于时间与存在的思考[A].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年会暨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2004年
- 90.仲辉,陈春文; 时间 [A];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年会暨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2004年
- 91.张荣; 语言、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的真理之路 [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05期

## 致 谢

很感谢母校和母校的老师，感谢指导教师张全新老师，学科负责人崔永杰老师和任课教师谭鑫田老师、刘示范老师、韩民青老师、宋惠芳老师、赵卫东老师、肖德武老师、高继文老师、李爱华老师、王慧媿老师、万光侠老师、刘新军老师，感谢读书期间的许多老师很感谢图书馆的各位老师和期刊阅览室和东西阅览室的老师还有图书借阅室的老师和政法资料室的魏爱华老师的帮助。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家人亲人的鼓励和资助和帮助。感谢父母和亲人。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得到宿舍同学的帮助和提醒，同学的友谊是深刻的，良好的宿舍环境让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常缓开一些矛盾和压力。

指导老师张老师和学科负责人崔老师的负责和督促和勤勉让我印象深刻，踏实认真的作风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宋老师和肖老师和赵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提醒我抓紧和鼓励过我。

很感谢各位老师的教育。

由于本人能力不足，论文写作过程中常常遇到困难和迷思，论文的难度体验到过，资料的浩瀚与把握让人常常把握不住中心，追问的过程是艰辛也是有收获的，即使不言语，有时候也是默默的有所收获，论文写作过程是一个收获的过程，论文难免有不足和漏洞，请老师批评指正，我将继续努力和思考。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简述培根的实用观》，载《理论学习》2008年第6期，（独立）